

寒 风

淮海大战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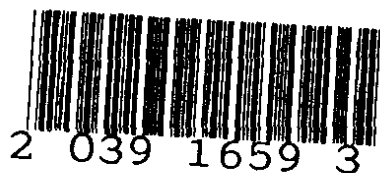
2 039 1659 3

淮海大战

寒风

山西人民出版社





2 039 1659 3

淮海大战

寒风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frac{5}{8}$ 插图: 1 字数: 22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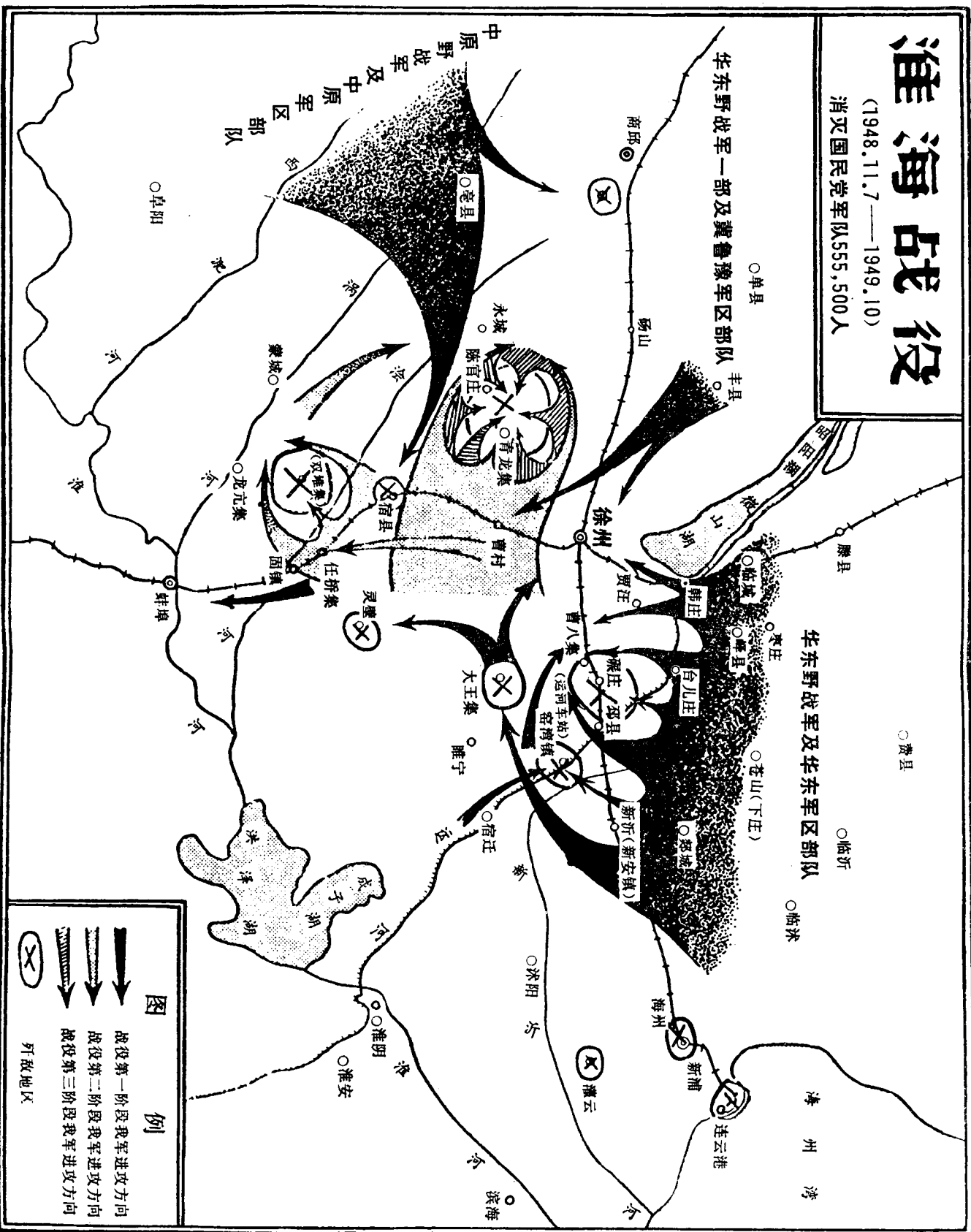
1980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28081—43,080册

书号: 10088·670 定价: 0.91元

淮海战役

(1948.11.7—1949.10)
消灭国民党军队555,500人



编 选 说 明

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各民族的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不仅经济上逐步摆脱了贫困和落后状态，而且文化上也获得了新生，一批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者正在成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民族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检阅粉碎“四人帮”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果，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联合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奖大会。获奖的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十个门类的一百四十篇作品。作者包括三十八个民族的一百三十八人。为了把这些获奖作品推荐给广大读者，同时也为了便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借鉴，我们编辑了这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分《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电影·戏剧文学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集》、《诗歌集》和长篇小说《瀑布》、《巨变》、《幸存的人》、《骑兵之歌》、《淮海大战》、《格桑梅朵》、《战斗的年代》等十二集陆续出版发行。

601145/37

I

通过这套丛书，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为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同时，也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祝愿各民族的作家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增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和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奖作品丛书》编辑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

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闪开白崇禧三个兵团的进攻，隐蔽地把四个纵队从河南省西部汉水边上调到平汉、陇海两条铁路交叉点附近，准备夺取郑州，尔后东进，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同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在徐州地区决战。

指挥机关进驻禹县城。

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带着医生秋霞和警卫员，沿着石级斜坡攀登古老的禹县城，径直上到城墙的最高处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举目远眺。万里晴空，阳光灿烂，秋意盎然。他们背后衬托着巍峨挺拔的中岳嵩山。

嵩山，崔巍峥嵘，气势磅礴。群峰耸峙，高触云天，威严屹立，雄视中原。直如一簇擎天的玉柱，高高的支撑着天的穹窿。它的脚下，峰峦起伏，犹如山的海洋，波浪滔滔漫及远方。山上赭色的柞树，紫红色的柿林，焦黄的油桐园，浓绿的松柏，瓦蓝色的山村，嫩绿的麦田，如同新涂的油画，五彩斑斓，鲜艳夺目。从这万山丛中，引出清澈的颍河，曲曲弯弯，奔流而下，激扬着欢快的笑声，曼舞轻歌，抚摸着禹城古老的石基，流向大地的深处。

陈毅司令员兴致勃勃，朗声读着李白的诗：“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向秋霞说：“唐朝诗人李白的

《将进酒》就是在嵩山上写的。你听：‘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结尾是这样几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是用醉来销万古之愁。我们也是从嵩山出发，跨上我们的‘五花马’，穿上我们的‘千金裘’，一战同销万古愁，用战斗来解放人民。”

刘伯承听着他们的谈话，笑望着发窘的姑娘，一面招手让警卫员上来架起望远镜。

秋霞激动又惭愧，她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对文学这方面更是一无所长，但是她明白首长的意思，便说：“陈司令员，你读的书多，走的路多，到过欧洲，到过法国，到过巴黎。巴黎好吗？”

陈毅司令员感慨地说：“那时候我还没有你这么大。我们一群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想去世界革命的中心——欧洲，学习怎样救中国。一天傍晚，我们登上巴黎圣母院的塔顶，眺望巴黎全景，眺望赛纳河，怀念祖国。想着总有一天，象巴黎公社那样，我们同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现在，这一天到来了！”

警卫员架好望远镜架，把镜子交给刘司令员。陈毅司令员也接过镜子向天空了望了一下。

秋霞好奇地问：“哪儿是‘淮海’？能看到吗？当指挥员的走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上到最高的地方去看看。”

刘伯承司令员说：“当然罗，居高临下，统观全局。带兵的人要把活的地图装在心里，山势，河流，道路，村庄，统统收罗在眼里才行！”

秋霞天真地问：“能看到华野兄弟部队吗？能看出多远？”

陈毅司令员说：“他们在山东曲阜集中，传达中央九月工

作会议的精神，离我们这儿有九百多里远，或许能看到泰山。可惜泰山我只登了一半……”说着，他把镜子对向泰山的方向。

刘司令员也把镜头转过去，看了一下说：“望不到，太远了！”

秋霞问：“能看到大别山吗？”

刘司令员把镜子转向南方。

东南大地，好象陆沉一样的陷了下去。循着闪闪发光的颍河流去的方向，大地沉入无边无际的白色湿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地平线只是迷茫一片。但是仍然被人用高倍望远镜寻着了，镜头里出现了淡得不能再淡的一条齿形的影子，漂浮在遥远的南天，这就是大别山。

刘司令员把身子直起来说：“看到一点点影子。”他闪到一边让秋霞挨近来看，一边说：“三山，就是指的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水，是指长江，汉水，淮河，黄河。我们是依靠三山，转战四水，逐鹿中原。济南解放，威胁徐州，蒋介石正往那里调兵遣将，准备决战。华野主力从北往南压，中原野战军从西面侧击，把这只鹿挤住。”说到这里，刘司令员感慨地说：“‘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这是唐朝宰相魏徵写的诗。陈毅司令员和我，都是丢下笔杆拿起枪杆，半路出家的。可也大半辈子了！”他作了一个手势，结束谈话说：“走吧，来找我们了！”

果然，一个通讯员跑来，已经上到石级的半中间。刘司令员挥手示意，不要他上来。他们一齐往下走，边走边说：“看来，纵队司令员们都到齐了。这场雨搞的叫人恼火，不过老天爷也给我们来了个‘激将法’，别家都动手打起来，唯独我们……”

二

各纵队的司令员、政治委员们相继赶到，人和马都跑得汗湿淋漓。虽然已经是深秋，但骄阳依然有威力，人们一到司令部门口，便跳下马来，把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迫不及待地奔进作战室。陈赓、杨勇、陈再道、王近山、秦基伟、陈锡联司令员和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相见之下，兴奋异常。特别是自从襄樊战役以来，还没捞着机会举行大的战役，加上豫西秋雨连绵，河水暴涨，妨碍了作战。兄弟部队秋季攻势的胜利，济南解放，东北开始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是有点令人坐不住的。

李达参谋长迎住他们一一握手，问棉衣的情况：“穿到战士身上了没有？这已经是第十场秋雨了，一场秋雨一场寒……”

“穿上了，有的棉衣都发霉了。如果每一场秋雨都下这么多天，那样连人都得泡得发霉了，枪也都得长了毛。老天爷也站在蒋介石一边。”

这些人一到上级机关，就无拘无束，什么话都会抖落出来，就为的是要求打仗：“打算怎么办？打南阳？还是消灭白崇禧？”

李达参谋长乐了：“让白崇禧‘打’我们。这位‘小诸葛’也想在南阳、襄樊露一手，在驻马店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异想天开的想用三个兵团扫荡豫西，寻找我们主力决战。他的三个兵团已经展开了！”

“他凭什么？”

“就凭他是个混蛋。”

“蒋介石恢复了军的建制，组成大兵团来作战，看来是想大干一场。”

“华野除青岛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牵扯，他们十五个纵队，兵强马壮，可以独当一面……”

“我们？坚持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伏牛山……三分之一的主力抽到地方，多数纵队兵员不足两万人，重武器丢光……”

“逐鹿中原，逐鹿中原，鹿还没到手，倒把狗拖瘦了！”

刘司令员和陈毅司令员出现在门口。

刘司令员说：“参加淮海战役对我们中原野战军来说，好比瘦狗屙硬屎。”随即幽默的一笑，解释说：“硬屎是非屙不可，肥狗瘦狗都是一样。”他一边走近桌子一边说：“上大别山的时候，咱们安过一回卵子，大概有人没有安结实。”

人们大笑起来。

刘司令员走近地图跟前，拿起指挥棍点着鲁西南用力往下一划，指挥棍的终点出现大别山。刘司令员说：“千里跃进的时候，就有人议论纷纷。如今大别山象一把利剑直插长江，威胁南京和武汉。把敌人的战线劈开，迫使蒋介石后退了一千里，整个战局改观。天上不会给你掉下馒头来，时机要人去掌握，局面要用战斗去打开。”

刘司令员继续说：“中央九月工作会议，指出五年打败蒋介石，同时提出反对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反对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是进行决战的关键。中央九月工作会议拨正了航向，指明了形势和任务。东北发起了辽沈战役，华北聂、徐发起了察、绥、太原战役，西北彭、贺发起荔北战役，华东解放了济南。蒋介石的方针是：撤

守锦州，坚持华北，力争中原，经营华南。从青海五马集团，陕西胡宗南集团，到武汉白崇禧集团，徐州刘峙集团形成一条防线，防我西入四川，南过长江。命令白崇禧扫荡豫西，寻歼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同时向徐州集结兵力，企图夺取济南。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淮海战役，歼灭黄伯韬兵团，解放鲁南、苏北，威逼徐州。指示中原野战军，攻歼郑州到徐州一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不使它东调。我们的意图：用二、六纵队把白崇禧拖在豫西，主力挥戈北上打郑州。尔后东进参加淮海战役。”

陈毅司令员说：“困难是不少的。概括几点：一，这个仗是在蒋介石的家门口打，他可以随时增援。二，就正规军数量来说，敌人比我们多二十万。火器优于我们。三，他有两个战场的配合。我们不得不两面分兵。四，基本上是新区作战。但是我们有利条件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二是战争形势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

有人说道：“能兵观远略。”

陈毅司令员说：“对头，我们的战略胜敌人一筹。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有兵就拉出来打，有粮食就拿出来吃。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最后的决战。”

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忽然走进屋来，犀利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和他的目光接触的刹那间，精神立刻振奋起来，挺直了身子，等他讲话。

邓小平政委望着大家说：“电报已经发出。向中央打了保票。我们的决心：破釜沉舟，在所不惜。”他的话铿锵有力，一字一板，简明扼要。

全场肃然。

三

作战科长张华和机要科长崔波，正在整理要携带的东西，组织前线指挥所随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北上执行任务。

崔波问：“留两个纵队和分区部队对付白崇禧三个兵团？”

张华说：“李达参谋长坐镇豫西。”

崔波问：“刘司令员呢？”

张华说：“后去，等我们拿下郑州，如果黄维兵团东返……”

秋霞急急忙忙跑来，向张华说：“我也去前方……”

张华乐了，但是毫不犹豫地说：“你留下照顾刘司令员。”他向崔波使了一个眼色，正告秋霞说：“别耽误时间，赶快说两句话吧，我们马上就动身，部队已经出发了！”他走出去，把别人也带走，而且拦住进来的人，顺手把门关上。

屋子里只剩这一对情人，可是无论是崔波还是秋霞的情绪，都转不过弯来，因为秋霞想上前方，这种思想控制了她全部感情。她已知道领导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她说：“我去找政委。”

崔波拉住她：“你别用小事麻烦邓政委，他太忙了！”

秋霞吃了一惊：“你也同意我留下？那末陈毅司令员、邓政委到前方去不需要医生吗？”

崔波说：“刘司令员身体不好，邓政委不会放你到前边去的。”他摇摇头，“前边恐怕没有生病的工夫。”

秋霞说：“我替邓政委担心，他是一点时间都不会留给自己的……”

崔波说：“我也为这担心。敌人比我们多二十万人，火器比我们强，所以蒋介石、杜聿明想打一打。我们这一面只有四纵有三万人，别的纵队多数不足两万，有的只一万二、三千人。参加这样大的会战……可是电报已经发出，向中央表态：破釜沉舟，在所不惜。所以陈、邓二位首长亲自到前边指挥。”

秋霞担心地问：“去这么点儿人能独当一面吗？”

崔波说：“坚持大别山的时候，敌人也是三个兵团，邓政委镇定自若，谈笑风生，那时候多苦啊！”

秋霞说：“我怕邓政委会累垮的……”

崔波充满信心地说：“他不会垮。”

秋霞关心地问：“你呢？”

崔波说：“强将手下不出弱兵。”

秋霞这时才注意到他们就要分开了，而这个分离又不同一般，在这种时刻说什么话能表达她的感情呢？说的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她机警的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一下扑进了爱人的怀抱，两手紧紧抓住崔波的双肩，唯恐自己所爱的人一下子从手里飞走似的。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也不想控制了。忽然，她毅然决然放开手说：“我去找政委。”说着，她跑开了。

四

司令部的会议散了。

最先走出来的是刘、陈二位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李达参

谋长，后边是纵队的司令员和纵队政治委员们。留下来的人和到前方去的人握手作别。

邓政委叫住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和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说：“黄维兵团的成立是专门为了对付我们的，他迟早会东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拖住他，拖一天是一天。”

邓政委又和李达参谋长握手：“你坐镇中原，白崇禧这一坨子需要对付。还有，支前工作你得亲自抓，这是这次会战成败的关键。任务艰巨。”说到这里，他用力握紧李达参谋长的手说：“我们是倾家荡产进行这场战争，没有得力的人抓后勤是不行的。”

李达参谋长感到政委手上的力量和这力量所表达的意义：这里有深沉的感情和无限的信赖。说明事情本身不是一般的艰巨和平常的委托，而是万分艰巨和全心的托嘱。他立刻紧紧地握住政委的手，以至使得手激动得发抖。

刘司令员说：“孙子兵法只说：知战之地，知战之时，则可千里而会战。可是关键在人民。”

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握手。

刘司令员说：“我们出的兵少，要统观全局，击其要害。”

邓小平政委说：“你保重，有指示及时电告。”

秋霞跑来。这姑娘热情、积极、勇敢，她多么想到前方去，可是一见到政委，她却不好意思提出自己个人的要求，反而腼腆地伸出手来向政委和陈毅司令员告别。

就是这样，秋霞的心理活动也没躲过政委的眼睛。邓政委拉着她的手说：“你看我们三个谁的年龄最长？”

秋霞一下子愣住，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说了。

邓政委乐了：“年纪大的人应当受到医生的照顾。你别着急，我们会在前线上会面的。我们一打下郑州，黄维会立刻东

返。”

陈毅司令员在一边望着秋霞的窘态说：“政委的话没错，司令员怎么能不亲临前线？蒋介石现在都坐不住了！”

五

南京。

官邸会议。这是蒋介石国防部军事决策会议的地点。华丽的大厅里坐满了陆、海、空三军首脑人物，高级幕僚，国防部军政大员，总参谋长顾祝同，情报厅厅长侯腾，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和有关人员。

墙上露出整幅的大地图。东北，华北，西北，郑州，徐州，武汉……地图上插满了色彩不同的小旗，标明敌我双方态势。东北：长春，沈阳，锦州已经成为“孤岛”。华北：有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一线的零星点线；西北仅存西安一隅。只有汉水以西，长江以南尚称完整。汉水以东，长江以北，大部地区已经落入共军手里。

蒋介石紧皱着眉头，盯着地图。

情报厅厅长侯腾报告：“罗荣桓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行动，向义县集结兵力。目前，锦州已被包围。陈毅部攻占济南之后，部队集结济宁、曲阜一线休整，有南下模样。刘伯承部向江汉窥测，企图乘夺取襄樊的余威，南下过江或西向入川……”他说着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

蒋介石的眼正随着侯腾的报告，在地图上寻找他提出的地名。侯腾点到的地点，都密布着标明共军番号的小旗。蒋介石

身上顿时起了一阵鸡皮疹。好象这些小旗不是插在地图上，而是用针扎在他的肉上。

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说：“东北应当集中兵力，固守锦州，把东北共军拖在关外，傅宜生应当向平、津布防，坚持华北……”

蒋介石眼睛一亮，抬起头来向着顾祝同。

顾祝同明白了。郭汝瑰的计划合了老头子的心意。但他知道，所难的是卫立煌和东北将领不想放弃沈阳。而且沈阳和锦州的交通已经被共军切断。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向锦州行动，卫立煌认为兵出辽西走廊，必然导致廖耀湘兵团的覆没，以致东北丢失。

蒋介石站起来说：“我亲自指挥。命令廖耀湘兵团从北往南打，解除锦州的威胁。”他显出一种威武果敢不能反驳的样子。

顾祝同宣布散会。他想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和蒋单独谈。对东北他并不担心，交给傅作义统一指挥，协调两大战略区的兵力，拖住罗荣桓和聂荣臻部。徐州倒是当务之急，陈、粟大军集结济宁，虎视眈眈，威慑徐州，这是京畿大门。老头子不须分心北方。

蒋介石眼睛一扫，把严厉的目光射到顾祝同脸上，认为他的意见不值一顾：“我不能把一百万军队交给傅作义，成全他的羽翼。扼守锦州，拖住罗荣桓，我就有办法争夺中原。”他特别强调‘争夺中原’四个字。说罢想了一下，又最后下命令：“中原我自有部署，将郑州交给安阳的李振清部，把孙元良兵团调归徐州‘剿总’序列，我集中四个兵团和三个绥区的兵力，足以对付陈毅。白崇禧扫荡豫西，然后封锁平汉路，切断刘伯承和陈毅的联系，各个击破。我亲自坐镇北平，指挥东